叶依依 · 独立短篇

发烧

第一幕 · 烧
第二幕 · 偶遇
第三幕 · 尾声

叶依依 · 23岁，医学生
陆怀砚 · 31岁，校医院医生

她烧到三十八度八，嘴上还说着“没事”。
校医院今天坐诊的，偏偏是他。

第一幕 · 烧

闹钟响第三遍的时候，叶依依才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。

第一遍她关了，第二遍她在梦里关了，第三遍响到一半，她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困，是起不来。

手背碰到额头的那一下，她自己先愣了——烫的。不是被窝里闷出来的那种温热，是从里往外烧，烧得手背都觉得凉。

“……没事。”她对着天花板说，嗓子哑得不像自己的，“就是有点热。”

天花板没理她。

她撑着床坐起来，被子滑下去。睡散的双马尾一缕搭在锁骨上，另一缕不知道压哪儿去了，发圈松松地挂在发尾上，摇摇欲坠。她眯着眼睛去摸床头的体温计，动作慢得像生了锈，摸到了充电线、唇膏、一本翻开扣着的《内科学》，最后才摸到那支电子体温计。

宿舍里静悄悄的。对面两张床已经叠好了被子，室友们都去上第一节课了。桌上留着一个没吃完的全麦面包袋，夹子夹得歪歪的。没人叫她。也对，她昨晚说了“明天第一节我自己起”，语气很冲，室友就真的没叫。

她有点生气。生谁的气她也说不上来。

阳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，窄窄一条，落在她光裸的小腿上，温的，却让她打了个冷颤。发烧就是这样，她知道——体温调定点上移，身体觉得自己冷，拼命产热。教科书上三行字的事情，落在自己身上，就是一整个早上。

她把体温计夹好，靠在床头等。

等的时候闲不住。她抬手按了按自己的下颌角，两边各一颗，黄豆大，压上去有点疼。又张嘴“啊”了一声，可宿舍没有压舌板，也没有手电，她只好对着手机前置摄像头张嘴，屏幕里一片模糊的红。

发热、咽痛、颈部淋巴结肿大、没有咳嗽。她在心里给自己打分，打到三分，停住了。

“扁桃体估计发炎了。”她以一个大四医学生的身份，给自己下了诊断，又以同一个身份，给自己下了结论：“问题不大。”

三分的意思是建议查个血常规，或者做个链球菌快速检测。她当然知道。她只是选择性地忘了。

“滴——”

体温计拿出来：38.7℃。

她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三秒，又甩了甩——电子的，甩了也没用，她也知道——然后夹回去重测。

38.8℃。

“……体温计坏了。”她把它扔回床头柜，扔得很重，像在惩罚它说了实话。

话是这么说，人已经晃晃悠悠下床了。

拖鞋找了半天才找着一只，另一只在床底下，和一只离家出走的袜子作伴。她蹲下去捞的时候眼前一黑，耳朵里嗡的一声，整个世界往远处退了半步。她扶着床沿，一动不动地缓了好一会儿，等那半步世界自己走回来。

体位性低血压。她想。先蹲、再站，要慢。这也是教科书上的。

她慢慢站起来。一只拖鞋在脚上，一只拎在手里。

那一瞬间，她很不合时宜地想：要是这时候有个人在就好了。不用问她“你还好吗”，不用问她“要不要陪你去医院”——她一定会说“不用”。从小到大，只要有人问，她就会说“不用”。

最好是那种，什么都不问，直接把她按回床上，把被子掖好，说一句“躺着”。她会拗一下，然后——然后大概就乖乖躺着了。

想什么呢。她把那只拖鞋砸在地上，一脚踩进去。烧糊涂了。

洗手间镜子里的人，她差点没认出来。

脸颊泛着不正常的红，红得很均匀，像被人抿了一层胭脂。嘴唇却是干的，起了一点白皮。眼睛湿漉漉的，水光比平时多，不是哭过，是烧出来的。双马尾塌了一半，睡衣领口歪着，露出半边锁骨——那颗小痣安安静静地待在那儿，深褐色，像有人用钢笔尖在她骨头上轻轻点了一下，忘了写后面的字。

她拧开水龙头，掬了一捧凉水拍在脸上。缓了一秒。什么用都没有。

她把头发散下来，重新梳。手指穿过发丝的时候顿了顿——手臂举久了会酸，而她现在连举着都费劲。算了，打个低马尾就行，甚至披着也行，反正只是去校医院。

她在镜子前站了三秒。

然后慢吞吞地，一缕一缕，把两束马尾重新扎高。左边比右边高了一点，她拆了右边重扎，右边又比左边高了。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嘴抿成一条线，像在和谁较劲。

不太满意。但也只能这样。

然后她打开衣柜。

T恤长裤叠在最近的那一格，软的，洗旧了的，生病时穿最舒服。她伸手越过它们，拿了挂在最里面的一条连衣裙。米白色，棉麻的，小方领，裙摆到膝盖上面一点。腰里有一根细细的带子，她系了两次才系上——手指发软，结总是滑。

“生病也要体面。”她对着镜子说，语气很认真，像在应付一个并不存在的质问。

镜子里的人不信。她知道为什么。她也不打算认。

换好衣服，她又看了一眼。小方领开得不低，刚好让锁骨露出来一点，那颗痣就站在领口的边上，比穿睡衣时更显眼。她伸手碰了碰，有点烫。

废话，哪儿都烫。

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。班级群，辅导员通知下午的课换了教室。她回了个“收到”，想了想，又单独给辅导员发了一句：“老师，我发烧了，下午请假。”发完又觉得太弱了，补了一句：“不严重，笔记我会自己补。”

辅导员秒回：“好好休息，要不要找同学陪你去看看？”

“不用。”她打字很快，“我自己就是学医的。”

发送。然后她盯着那句“我自己就是学医的”，忽然有点想撤回。没撤。

妈妈的微信在下面，是昨晚发的：“降温了，多穿点。”她回：“穿了。”一个字都没提发烧。她妈在一千公里外，知道了只会睡不着，一小时打三个电话问她吃药没有。她不想让任何人为她睡不着。

——至少，她是这么跟自己说的。

然后她在“去大医院”和“去校医院”之间纠结了十秒。

大医院要排队，要挂号，要在影影绰绰的人群里等叫号。她在那里见过太多次——穿白大褂的时候，站在队伍外面。她不想今天换一边站。

“校医院吧。”她抓起包，“近。”

才不是怕麻烦。也不是怕撞见带教的老师。绝对不是。

她换鞋的时候扶着墙，单脚站不稳，差点把鞋穿反。包里塞了纸巾、水杯、校园卡，还有一板没拆的布洛芬——上次感冒剩的。她翻过来看了一眼有效期，过期三天了。

她盯着那个日期，犹豫了一秒，还是塞进了包里。

门关上的时候，她回头看了一眼乱糟糟的床铺：被子拧成一团，枕头斜在墙角，那本《内科学》还扣在床头，翻在“发热”那一章。

她小声说：“回来再收拾。”

像在跟床保证。

楼道里有消毒水的味道，混着食堂飘上来的包子味。平时她闻到这个会饿，今天只觉得腹里一阵翻。她一步步往下走，每下一级台阶，太阳穴就跟着跳一下，像有人在她脑袋里数楼层。

二楼拐角撞见隔壁寝的学妹，抱着书往楼上跑：“学姐早！哇，学姐今天好好看。”

“嗯。”她点点头，脚步没停，腰挺得笔直。

等学妹的脚步声消失在楼上，她才扶着扶手，很轻很轻地吐了口气。

看吧。体面是有用的。

外面是十月的太阳，不热，可照在她身上像隔着一层毛玻璃。银杏叶黄了一半，风一吹，落了几片在她的裙摆上。她没力气拍，就让它们待着。从宿舍到校医院，平时七分钟的路，她走了十五分钟，中间在自行车棚边上坐了一会儿，假装在回消息。

走到校医院门口，她抬头看了一眼牌子。白底红字，“医”字的那一横掉了漆。

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画面，轻得像一片银杏叶。

上个月陪室友来体检。量血压的是个男医生，很高，口罩上面一双眼睛很冷，写字很快。室友的血压量完了，他头也没抬，笔尖朝她一指：“你也坐下。”

“我不体检，我陪人来的。”

“嘴唇发白，站着重心在往左偏。”他说，“坐下。”

她当时不服，跟他争了两句——低血糖、没吃早饭、很正常。他听完了，把袖带抖开，只说了一个字：“手。”

她伸了。她至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伸了。

后来室友要加他微信问报告，她在旁边顺手也扫了。头像是一片纯灰，昵称只有一个“陆”字。朋友圈三天可见，什么都没有。一个月了，对话框里只有系统那句“你们已经是好友了”。

姓陆。好像……叫什么来着？

她其实记得他胸牌上的名字。她只是不打算在心里念出来。

“想什么呢。”她摇摇头，把这个念头摇出去，摇得太用力，眼前又花了一下，“发烧烧糊涂了。”

反正他今天不一定值班。就算值班，也不一定是内科。就算是内科——

她抿了抿干裂的嘴唇，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裙摆。一片银杏叶还贴在上面。

她伸手把它拈掉了。

然后推开了校医院的玻璃门。

—— 第一幕完 ——

第二幕 · 偶遇

玻璃门在她身后合上，发出很轻的一声“咔”。

校医院大厅比她想象的还要空。消毒水的味道比楼道里重三倍，混着一点碘伏的甜腥，还有角落里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散发出的、浇多了水的土腥味。十月的阳光从高窗斜切进来，在水磨石地面上投下几块晃眼的白，她踩上去的时候忍不住眯了眯眼睛，像踩在冰面上。

导诊台后面坐着个护士，四十来岁，正在嗑瓜子，瓜子皮吐在掌心，头也不抬。

“看什么？”

“发烧。”叶依依说，“三十八度八。”

她报的是第二次量的数。第一次是三十八度七。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报高的那个，大概是不想被人觉得自己为了点小烧就跑来了。

“内科，陆医生坐诊。”护士把瓜子皮倒进垃圾桶，朝走廊一指，“直走左转，第二间。”

陆医生。

她脚步顿了一下。心里那块摇了一路都没摇出去的念头，哒的一声，落了地。

果然是他。

“…还有别的医生吗？”她听见自己问。

护士终于抬了一下眼皮，上下打量她：米白的裙子，扎得一高一低的双马尾，烧得通红的脸。那眼神她很熟——她自己在医院见习时，也这样看过那些点名要找“女医生”“老专家”的病人。

“今天就陆医生一个。”护士已经拿起下一颗瓜子，“小姑娘，烧成这样还挑医生啊？”

“…没挑。”

她“哦”了一声，往走廊里走。走了两步又停住，回头看了一眼玻璃门——要不干脆回去？躺宿舍里捂一身汗，说不定自己就退了。布洛芬虽然过期三天，但药效不会在到期那天午夜突然归零，这个她在药理课上学过……

不行。她在心里把这个念头掐了。医学生不能知法犯法。

好吧，主要是没力气折腾了。从导诊台到诊室门口，直走左转，一共二十步。她数着走过去的。数到十七的时候扶了一下墙，第十八步继续数。

候诊椅是蓝色的铁皮椅，三连座，漆磨掉了几块，露出底下灰白的铁。坐上去冰凉，凉意隔着薄薄的棉麻裙子窜上来，她一激灵，双手不自觉地抱住了胳膊。

前面没有人。诊室门关着，里面隐约传来说话声，很低，听不清字，只听得出一个声音很平，另一个声音很虚。

门上贴着一张值班表，字很小。她眯着眼睛看，其实不用看——

内科：陆怀砚。

和上个月他胸牌上的三个字，一字不差。她记了一个月，连“砚”是石字旁都记得。当时她还在心里吐槽过：一个校医，取这么文绉绉的名字，干什么。

她在心里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，又迅速地、用烧得发烫的脑子把它团成一团，扔到一边。

不念。不熟。

手机在包里震。是室友：“你去哪了？下课给你带粥？”

她盯着那行字看了两秒，回：“校医院。”

“啊？严重吗？要我过去吗？”

“不用。”她打字，“小烧。”

发送。她看着那个“不用”，忽然想起早上那个不合时宜的念头——不问，直接按回床上，说一句“躺着”。

耳朵尖有点发烫。一定是烧的。

诊室门开了。一个男生捂着肚子走出来，手里捧着一张处方，脸色发青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……我真的没吃过夜宵……”

身后的诊室里传来那个平平的声音：“烧烤摊的签子还在你外套口袋里。”

男生一惊，低头去摸口袋，摸出两根竹签，红着脸跑了。

叶依依坐在蓝椅子上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

护士探头出来喊：“叶依依！叶依依在吗？”

“在。”她站起来，起得急了，眼前又是一黑。先蹲再站，要慢，她知道。她就是不想在这扇门前面慢。她扶着椅背缓了两秒，把腰挺直，才一步步挪过去。

诊室比走廊暖和。

窗帘拉了一半，光线是温吞的黄。墙角一台暖风机开着最小档，呼呼地吐着热气——十月还没供暖，大概是他自己带来的。桌上堆着病历本，码得很齐，边角对着边角。一台老式台式机嗡嗡地响，屏幕上开着门诊系统。一只白色的马克杯，杯里的茶已经凉了，杯壁上一圈浅浅的茶垢。

穿白大褂的人坐在桌后，正低头写字，笔走得很快，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。白大褂的袖口挽到小臂中间，露出一截手腕，腕骨很明显，腕表的表带是黑色的皮质，磨得有些起毛。

即使坐着，也看得出他很高。那把椅子对他来说矮了，一双长腿在桌下屈着，没处放似的。

听见脚步声，他没有立刻抬头。他把那一行字写完，句号点得很重，笔帽“哒”地扣上。

然后才抬起头。

口罩上面，是一双很冷的眼睛。内双，眼尾很长，瞳仁是深褐色的，在台灯的光里几乎是黑的。不是凶，是一种很安静的、什么都已经看完了的冷。

和体检那天一模一样。

他的视线在她脸上停了一秒——不，不是停，是扫。她知道那是什么眼神，她在带教老师脸上见过一百次。面色，潮红。嘴唇，干裂。巩膜，充血。呼吸，偏快。然后往下，落在小方领露出来的那一小片颈侧上——她知道他在看她的颈部有没有肿，她知道。

可那一道视线从颈侧移开之前，在锁骨上，在那颗痣上，慢了半拍。

只有半拍。慢得刚好让她发现，又快得让她没法确定。

她下意识地抿了抿小方领，又立刻放下手——抿了就是心虚。她为什么要心虚。

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和记忆里一样，没什么起伏，像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：

“坐下。”

她坐下了。坐下了才想起来，上次她也是这样，他说一个字，她就动一下。

要争一下。她想。哪怕争一句。

“哪里不舒服。”他问，目光已经回到屏幕上，手指在键盘上敲着什么。

“发热，咽痛，双侧颌下淋巴结肿大伴压痛，无咳嗽。”她一口气说完，语速很快，像在汇报病历，“Centor评分三分，考虑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可能。体温最高38.8℃。”

敲键盘的手停了。

他抬起眼睛看她。口罩动了一下，她分辨不出是不是笑了。

“第一次量是多少？”

她一窒。

“…38.7。”

“嗯。”他没再说什么，在键盘上敲了两下。她伸脖子想看他写了什么，屏幕角度不对，只看见一片光。

“吃药了吗。”

“没有。”她顿了顿，突然想证明什么似的，从包里摸出那板布洛芬，“但我带了。”

他伸手。

她没反应过来。

他的手就那么停在半空，掌心朝上，手指很长，指甲修得很干净。不催，也不收回去，就是等。等到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有别的选择。

她把药放了上去。

他翻过来，看了一眼背面的日期。只看了一眼。然后手一松，那板药落进了桌边的垃圾桶里，发出很轻的一声。

“嘿——”她差点站起来，“这是我的药！”

“过期三天。”他说，语气和报体温一样平，“医学生知法犯法。”

那是她刚刚在心里跟自己说的话。一字不差。

她张了张嘴，反驳的话已经到了舌尖——药效不会在到期那天午夜归零——又咽了回去。她知道他会怎么回。她甚至知道自己会输。

“张嘴。”

他已经戴上了手套，一只手拿起压舌板，另一只手拿着笔式手电。米白色的光圈打过来，她本能地眯了眯眼。

“啊——”

压舌板压下来，凉的，木头的味道。她想干呕，硬生生忍住了，眼眶里泛上一层水。

“二度肿大，有脓点。”他说，把压舌板扔进医疗废物桶，“你的诊断没错。”

她还没来得及高兴，他就站了起来。

他站起来的时候，光线都变了。台灯被他的肩膀挡住一半，影子落下来，把她整个人罩在里面。一米八五。她坐着，只到他的腰。她仰着头看他，脖子有点酸。

他绕到她身侧。

“头低一点。”

戴着手套的手指按上她的颌下。隔着一层乳胶，她还是感觉得到他的手指是凉的，力度很稳，从下颌角一路按到颈侧，一处一处，像在数一串珠子。很规矩。规矩得和教科书上的插图一模一样。

她却在那一串按压里，全身的肌肉都绷了起来。不是疼。是他站得太近了，近得她闻得见他白大褂上的味道——消毒水，洗衣粉，和一点点很淡的、像雪松又像墨汁的什么。她的左耳离他的心口，大概只有一拳。

她听不见他的心跳。她只听得见自己的。

“放松。”他说。

“我很放松。”

“胸锁乳突肌绷得像琴弦。”

……她闭嘴了。

他摘下手套，丢进桶里，坐回去，敲键盘。那一片罩着她的影子连同那点雪松味一起退开了，她这才发现自己屏了半天气。

“血常规，C反应蛋白。”他说，“结果出来之前，先补液。”

“补液？”她终于找到了可以争的地方，精神一振，“不用吧，扁桃体炎口服抗生素就行，我还能吃东西。”

“你今天吃东西了吗。”

“…”

“喝水了吗。”

她看了一眼包里那个水杯。空的。她出门的时候就是空的，她忘了灌。

“从宿舍到这里七分钟的路，”他的目光没离开屏幕，“你走了多久。”

她不说话了。

他也不说话。键盘哒哒地响，打印机吐出一张单子。他抽出来，签了字，推到她面前。

她低头看——签名很潦草，只看得出第一个字是“陆”。可她知道后面两个字是什么。
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他说。

她抬头。

“上个月的体检报告。”他往椅背上一靠，两只手交叠在腹前，那双冷的眼睛慢慢地看着她，“你的那份，一直没来拿。”

“我——”

“轻度贫血。血红蛋白一百零五。”他说，“我让你室友带话了。她说你说'知道了'。”

她想起来了。室友确实提过一句，在食堂里，她正在和一颗卤蛋较劲，随口应了。然后就忘了。

不，没忘。她只是不想来。来了就要再见他一次，就要再被那双眼睛从头到脚扫一遍，就要再听他用一个字让她伸手。

“还有。”他又说，语气没变，可那双眼睛里蓦然有了一点别的东西，很浅，像冰面下面游过的一条鱼，“我们加了微信。”

她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
“一个月，”他慢慢地说，“一个字都没发。”

“你也没发。”她脱口而出。

说完她就后悔了。这句话等于承认了，她开过那个对话框，不止一次。

他看着她。口罩动了。这一次她确定了，他在笑。很轻，只有眼尾往下弯了一点，像一把手术刀在光下轻轻一翻。

“嗯。”他说，“我在等你先发。”

暖风机呼呼地吹。她的脸烧得更烫了，烫得她自己都分不清哪一部分是三十八度八。

“等什么……”她的声音小下去，“我又没事找你。”

“现在有了。”

他站起来，绕过桌子，拉开诊室侧面那扇门。门后面是一间小小的输液室，三张床，都空着，白床单铺得一丝褶子都没有。靠窗的那张床上，已经摇高了床头。一条浅蓝色的毯子，叠得方方正正，放在床尾。

好像早就准备好了。

她坐在椅子上没动。

“我自己可以去大医院——”

“叶依依。”

他第一次叫她的名字。三个字，咬得很清楚，很慢，像在病历上一笔一笔写出来。

他没有提高声音，甚至没有看她，只是伸手把那条毯子抖开，铺在床上，掀起一角。

“过来。”他说，“躺着。”

她坐在那里，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咚，咚，咚，砸在耳膜上。

不问。不让她说“不用”。直接把被子掀好，说一句“躺着”。

是早上那个念头。一字不差。

她应该拒绝的。她想。她应该拎起包，说一句“谢谢陆医生”，然后去大医院排那个她一想就头晕的队。她从小到大都是这么过来的。

她拖了三秒。

三秒以后，她站起来，绕过桌子，从他身边走过去，坐在那张床上。床垫很硬，床单有太阳晒过的味道。她躺下去，双马尾压在脑后，硬的头绳硌得她后脑勺有点疼。

他弯下腰，把毯子拉上来，盖到她的肩膀。毯子的边缘刚好压在锁骨上方，把那颗痣遮住了。

他的手在毯子边上停了一秒。

“头发拆了。”他说，“硌着不疼吗。”

“不疼。”

他没再说话，只是看着她。

她忍了五秒，伸手到脑后，把两个发圈扒了下来，放在枕头边上。黑发散开，铺了半个枕头。

“护士马上来给你扣针。”他直起身，往诊室走。走到门口，又停下来，没回头。

“我四点下班。”他说，“别走。”

门在他身后虚掩上，留了一道缝。缝里传来键盘的声音，哒，哒，哒，很稳。

叶依依躺在毯子里，盯着天花板。这个天花板比宿舍那个白，也比宿舍那个安静。

她没有答应。她想。她一个字都没说。

可她也没有走。

她把毯子拉上来，盖住了半张烧得通红的脸。

—— 第二幕完 ——

第三幕 · 尾声

护士来得很快，二十出头的小姑娘，马尾扎得一丝不乱，托盘里的玻璃瓶碰来碰去，叮叮当当。

“以前对青霉素、头孢过敏吗？”

“不过敏。”

“血管挺细的。”小护士捏起叶依依的手腕翻了翻，拍了两下手背，“握拳。忍一下啊。”

叶依依别过脸，盯着窗外。窗外有一棵银杏，比宿舍楼下那棵黄得更透，叶子在风里翻过来，背面是淡的。针扎进去的时候她“嘶”了一声，声音不大，但输液室太安静了，安静得那一声像掉在地上。

她从小打针就不看。学了四年医，给模拟人扎过几十针，还是不看。这件事她谁都没说过。

小护士没笑，手法很稳，贴好胶布，调好滴速，又把她那只手往毯子里塞了塞：“这只手别乱动。有不舒服就按铃。”

门帘落下，小护士走了。

液体一滴一滴往下走，透明的，在墨菲氏滴管里聚起来，坠下去，再聚起来。她盯着数了一会儿，数到三十几就乱了，脑子里嗡嗡的，反倒更晕。

她用没扎针的那只手把手机摸出来。

室友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“输液呢。”她单手打字，慢吞吞的，“别带粥了，喝不下。”

“行，那你好好躺，有事喊我。”

“嗯。”

她刷了几条视频，一条都没看进去。药劲儿和困劲儿一起涌上来，眼皮像挂了铅。毯子上有太阳晒过的味道，枕头底下压着她散开的头发，诊室那边隔着一道门缝，键盘声一下一下，很稳，像有人在旁边守着节拍。

她把手机扣在胸口，毯子拉到下巴，睡着了。

没有梦。很久没睡得这么沉了。

——

再醒来，是被走廊里的说话声吵醒的。

窗外的天还亮着，但光已经斜了，从白变成一种很薄的金色，落在白床单上，落在她手背的胶布上。银杏叶的影子在墙上晃。

第一瓶已经点完了，换上了一个小瓶，只剩下一个底。她睡着的时候，有人来换过。

她撑着坐起来一点，靠在摇高的床头上。脑袋轻了，像有人从里面抽走了一团湿棉花。喉咙还疼，但咽口水时不再像吞刀片。她用手背碰了碰额头——还温着，但不是早上那种从里往外烧的烫了。

然后她听见门帘外面有脚步声。

她认得这个脚步声。不快，很稳，落地很轻。她只听过一次。

帘子被掀开。

不是白大褂了。

黑色的长大衣，敞着，里面是一件深灰色的高领毛衣，领口贴着下颌线。没戴口罩。

她第一次看见他的整张脸。鼻梁很高，下颌线利落，嘴唇偏薄，嘴角天生往下压，不说话的时候就显得很不好惹。头发比戴着医用帽的时候软，额前落了一缕，没打理。可那双眼睛还是一样的，冷，安静，什么都已经看完了。

他站在门口，一米八五，把门框都衬矮了。

叶依依下意识去摸自己的头发——散着，乱七八糟铺了半个枕头。她的手停在半空，又若无其事地放下。

算了。都这样了。

“醒了。”他说。不是问句。

他走进来，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床头柜上：一个保温桶，深蓝色，桶身有一道磕痕。然后他在床边那把椅子上坐下。椅子对他来说还是矮，长腿屈着，和诊室里一个姿势。

“感觉怎么样。”

“还行。”她说，“好像轻点了。”

他没说话，伸出手，手背贴上她的额头。

她僵住了。

这一次没有手套。他的手很暖，干燥，带着一点刚从外面进来、大衣口袋捂出来的温度。和隔着乳胶按她颌下时的凉，完全不一样。

两秒。

他把手拿开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：“三十七度五上下。”

“…你手又不是体温计。”

“比你那支准。”

她张了张嘴，想起早上那句“体温计坏了”，闭上了。他不可能知道。他不可能知道的。

她把脸往毯子里缩了缩，用“还烧着”来解释自己发烫的耳朵。

他抬头看了一眼输液瓶，站起来，把调节器推到底，关了。

“手。”

又是这个字。

她把扎着针的那只手从毯子里伸出来。他撕开胶布的动作很利落，一点都没扯到她的汗毛，拔针，干棉签按上去，然后——

他没有让她自己按。

他的拇指压在棉签上，压在她手背那个小小的针眼上，压着不放。他的手几乎把她整只手都包住了，手指搭在她的手腕内侧，那里是桡动脉，她知道。

她的脉搏在他指腹底下跳，很快，快得不像退了烧的人。

他一定感觉到了。

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垂着眼睛，看着那根棉签，像在看一个很重要的检查结果。

“…我自己可以按。”她小声说。

“按不住。”他说，“你血小板正常，凝血也正常，但你会乱动。”

“我不会乱动。”

他抬眼看了她一下。

她的手指在他掌心底下，很轻地，蜷了一下。

“嗯。”他说，“不会。”

一分钟。他按了整整一分钟，看了一眼腕表，才松开，把棉签扔进垃圾桶。她手背上留着一个很小的红点，还有他拇指的温度，迟迟不散。

“血常规出来了。”他坐回去，把手机屏幕转向她。电子报告单，她一眼扫过去，比他念得还快：

“白细胞一万二，中性粒细胞比例偏高，C反应蛋白六十八。”她说，“细菌感染。”

“嗯。你的诊断又对了。”

“哦。”她努力让语气淡一点。嘴角有点不听话，往上翘了一下，她立刻压住。

他看见了。他什么都看得见。

“诊断对了，有什么用。”他把手机收回去，“对了，还拖到三十八度八。”

“…三十八度七。”

“现在承认是三十八度七了。”

她瞪他。他面不改色，伸手拧开保温桶。

一股热气冒出来，带着米香。白粥，熬得很稠，米粒都开了花，上面什么都没放，连咸菜都没有。

“我说了喝不下——”

“你跟你室友说的。”他把勺子插进去，递到她面前，“没跟我说。”

她愣住了。她的手机一直扣在胸口——

“你睡着的时候，屏幕亮了。”他说，“我没看。是它自己亮的。”

这个人。

她接过保温桶。桶壁很烫，她两只手捧着，低头喝了一口。不烫嘴，温度刚刚好，像是放了一会儿，掐着她醒的时间。米汤滑过发炎的喉咙，有点疼，又有点舒服。

她又喝了一口。又一口。

她一整天都没吃东西。她这才意识到自己饿了。

他就坐在那里看着她喝，不说话，也不看手机。长大衣的下摆落在地上，他也不管。

喝到一半，她停下来，盯着粥面：“……食堂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是哪儿的？”

他没回答，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两个药盒，放在床头柜上，用一根手指推到她面前。

“头孢，三天，一天两次，饭后。”手指点了点第一盒。又点了点第二盒，“这个，补铁的。”

她看着第二盒，没说话。

“血红蛋白一百零五。”他说，“上个月就该开给你。你没来拿报告。”

“…我又没让你开。”

“我也没问你。”

他说得很平，平得像在念医嘱。可他看着她的那双眼睛，一点都不平。

“明天下午再来一趟，复查。”他说，“回去以后按时吃。敢不吃——”

“你试试。”她接上了。声音很小，梗着脖子，像只烧糊涂了还要竖起毛的猫。

他看着她。

没戴口罩，她这一次看清楚了。他的嘴角没动，可眼尾往下弯了一点点，那条冰面下面的鱼又游过去了，这一次游得很慢，慢得她看清了它的形状。

“好。”他说，“我会试的。”

她的心跳又砸在了耳膜上。

他看了一眼腕表：“四点二十。”

“你四点下班。”她说完就后悔了。说得好像她一直记着似的。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我说了，别走。”他站起来，把保温桶盖好，拎在手里，“你没走。”

就这样。他没说等，没说送，好像这两个字根本不需要说出口。好像她留在这里，本来就是他说了算。

她穿鞋。弯腰的时候眼前花了一下，没有早上那么黑了，但她还是停了停。

一只手伸过来，托住她的手肘。不重，就那么托着，等她直起身，等那一下晕过去。

她没甩开。

头发还散着。她伸手去枕头边摸发圈，两个都在，她攥在手心里，想了想，没扎。就这么散着走了出去。

傍晚的风比中午凉。

他走在她左边，靠马路的那一侧。步子很大，可他走得很慢，慢到她不用加快一步就能跟上。从校医院到宿舍七分钟的路，早上她走了十五分钟。现在她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她没数。

路过自行车棚的时候，她看了一眼早上坐过的那个台阶。

他也看了一眼。

她猛地转回头。他不可能知道的。

他什么都没说。

银杏叶落下来，掉了一片在她散开的头发上。他伸手，捏起来，扔掉，动作很自然，像捡掉一根线头。她头皮一麻，从发根一直麻到后颈。

宿舍楼下，他停住了。

“上去吧。”

“…嗯。”

她往里走了三步，又停下，回头。

他还站在原地，大衣被风吹起一角，手里拎着那个深蓝色的保温桶。路灯刚亮，光落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长得快要碰到她的脚尖。

“陆医生。”

“嗯？”

她张了张嘴。想说谢谢，想问粥是哪儿来的，想问上个月为什么偏偏让她坐下，想问他是不是也打开过那个对话框，不止一次。

“…保温桶。”她说，“我洗干净了还你。”

他看着她，过了两秒。

“好。”他说，“明天带过来。”

她转身跑进了楼道。跑得太快，到二楼就喘了，扶着扶手，心脏咚咚地砸，分不清是发烧还是别的什么。

包里的手机震了一下。

她掏出来。

置顶的对话框，纯灰的头像，昵称一个“陆”字。一个月的空白下面，系统那句“你们已经是好友了”下面，多了一行：

“到了说一声。”

她站在二楼的拐角，盯着那六个字，看了很久。

他先发的。

她咬着嘴唇，打字，删掉，再打，再删。最后发出去两个字：

“到了。”

想了想，又补了一行：

“谢谢陆医生。”

几乎是立刻，那边回了：

“嗯。”

过了几秒，又一条：

“药。”

只有一个字。像在诊室里说“手”，说“坐下”。

她没忍住，笑了出来，又赶紧抿住，左右看了看，楼道里没人。

——

宿舍里还是早上她出门时的样子。

被子拧成一团，枕头斜在墙角，那只离家出走的袜子还在床底下。那本《内科学》扣在床头，翻在“发热”那一章。

她早上跟这张床保证过：回来再收拾。

她把保温桶放在桌上，接了一杯热水，就着它吞了一粒头孢，一粒铁剂。然后她把被子抖开，铺平，把枕头摆正，把那只袜子从床底捞出来。最后拿起那本《内科学》，看了一眼那一页——

发热：机体在致热原作用下，体温调定点上移而引起的调节性体温升高。

她合上书。

然后她坐在床边，点开那个灰色头像，点开名片，点进“设置备注”。

光标在那个“陆”字后面闪。

她一笔一笔，打出了后面两个字。

陆怀砚。

三个字。早上她还不肯念。

现在，她在心里念了一遍。又念了一遍。

不烫嘴。

她把手机扣在胸口，倒在铺好的床上，散开的头发铺了半个枕头。窗帘缝里漏进来的不再是早上那一条阳光，是路灯，暖黄色的，落在她锁骨那颗小痣上。

她伸手碰了碰。还是温的。

是烧的吧。她想。

嘴角怎么都压不住。

看吧。体面是有用的。

生病也是。

—— 全篇完 ——